



43  
849  
231





門 4 3  
849  
23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五

明察 折獄 武功 屏盜 屈才

明察

百里之民慘舒繫之令長之謂也若非臨下有立斷  
之敏處事知矯枉之效何以糾正微隱擒摘姦伏使  
盜賊之輩避其嚴明孤弱之流受其惠養乎嘉之有



始有卒惟清惟勤勤則事無不理清則人皆自憚上  
可以宣帝王之風下可以裨岳牧之政次之簡編俾  
後生之擊節爾

漢魏相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  
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傳謂縣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

相首姦收捕案致其罪論客棄市殺之於市茂陵大治

焦延壽字贛梁人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其能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以其嘗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

後漢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  
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

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鈴下

侍闕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我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  
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  
人莫敢欺者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希發吏人  
畏而愛之

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疑理發摘姦非吏人



謂之神明

荀淑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方儲字聖明爲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  
鋤於田陌明日求亾去疑其傍家儲曰此人非偷自  
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焚中功曹歎  
服後爲雒陽令功曹是竇憲客爲竇所諷夜殺人斷  
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  
誰所殺有頃者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其服  
蜀何祗爲成都縣令時鄆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  
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嘗輒睡值其

覺寤輒得姦詐衆咸謂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  
欺者

晉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  
門奕遙呵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簡視之  
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者手有輕重  
之異故耳

陳珉爲吳令善發摘姦伏境內以爲神明

宋劉秀之爲建康令性纖密善糾摘微隱政甚有聲  
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南齊孫廉爲建康令時吳令傅翮聞其廉白因問曰



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  
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行動則事物無不理綱自行則  
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梁王籍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目下莫  
能欺也

孫謙爲句容令清慎強記人號爲神明

顧憲之爲建康令發姦摘伏人號爲神明

後周柳帶韋爲解縣令轉分陰令發姦摘伏百姓畏  
而愛之

唐張元濟隋末爲武陽令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

菴守之元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吾  
令老母知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濟悉召  
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元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  
季畜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鉅村童廝養之  
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

李勉天寶末爲開封尉時昇平日久汴州水陸所輳  
邑居龐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  
摘伏名

李夷簡建中末爲華陰尉德宗發幽隴戴蘭段誠諫  
等數將兵東討李希烈邈迤進發相次出關朱泚旣



僭位廼使以僞詔追令却廼至華陰縣夷簡見泚使  
非嘗人也言於知驛官李翼令捕斬之翼初未許夷  
簡再三言廼令追及於潼關卽泚所使腹心劉忠孝  
齊書牒也遂與關使駱元光立殺之故泚所召兵不  
得時入關駱元光得以整齊師旅華州竟免陷賊  
馮元淑則天時爲清章令百姓號爲神明

折獄

夫令長字人之官聽斷立政之本善惡攸司曲直是  
主一境由其治亂三農繫乎慘舒非夫明達君子忠  
信飭躬孰能使其無訟乎苟非其人則輕重由心上  
下其手貨賂公行民受其弊矣孔子曰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至哉斯言乎

後漢王渙爲雒陽令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  
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  
摘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

魏杜畿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  
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  
年少而有大意也

胡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



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吳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  
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案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  
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  
灰乃明夫死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曹攄爲雒陽令時天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  
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官掖  
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  
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

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  
知其有寃更加辦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姓名不立雲錄其妻而  
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而去不出十  
里當有男子侯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  
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  
遠相要俟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宋顧憲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失者所  
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



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南齊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姆爭團系來詣琰琰不辨覆團系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爲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無敢復爲盜

傅岐爲始興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

後魏高謙之爲河陰縣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

詎市人馬因而逝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

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

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

北齊薛琬魏正光中行維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考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

隋鄭茂爲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人人歷年辭訟不詰州省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



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犝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具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犝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犝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武功

夫字人之職恤隱爲急禦武之備遇事則應或當分擾之際有疆毅之能寇戎之來吏民是賴或自完其郭邑或往覆其巢穴蓋會其時而集事亦不得已而用兵可與之權厥功茂矣

後漢鮑昱字文泉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劇賊上黨太守戴陟聞昱有智畧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縣馮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傅育明帝永平初爲臨羌長與蒲虜將軍馬武等擊



羗須吾功冠諸軍

魏賈逵舉茂才爲沔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

杜襲漢末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

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目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師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吳質齊爲太末長漢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郎奔泉治候官長商升爲起兵策遣永寧長晏爲升所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



告諭爲陳福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陸遜領海昌縣事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充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屯利浦

徐盛領蕪湖令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

周魴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

支黨

晉虞潭爲醴陵令值張呂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郗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

宋陸邵爲山陰令廢帝景平元年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會稽太守褚談遣邵討敗之

梁肅愛爲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撫御曉示逆順兼率慕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



破之百姓乃安

丘仲孚任齊爲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留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球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

陳蕭摩訶蘭陵人文帝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大守

周鐵虎少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譽譽爲廣州刺史以鐵虎爲廣州令譽遷湘州又爲臨蒸侯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世子方等代譽具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

賀當遷爲宣城郡涇縣令天嘉元年高州刺史紀機自叛還宣城掾郡以應王琳當遷討平之

後魏穆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尚書屯田郎

泉企上雒豐陽人世襲本縣令雍州蕭寶寅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虜其將軍寶寅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雒豪



族泉杜二姓密應企與刺史董紹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賁軍亦退遷右將軍沂州刺史

北齊杜弼爲光州曲城令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亾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亾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共格鬪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隋陶模煬帝大業中爲大興令揚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楊善會大業中爲鄒令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遂捕之往往克捷其後賊師長金稱聚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屬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西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爲土門令躬捕寇盜所擊輒



平時太宗在蕃巡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勞之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魁渠諭以禍福群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於是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聞而竒之超拜員外散騎侍郎

穆寧玄宗天寶末爲藍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束光將兵禦之心明遣使誘寧立斬之

屏盜

夫宰字之任風化之先容民期洽於救寧除惡必資於芟蘊苟害馬之未去豈夜犬之獲安則有履高風覃醜化肴膳在御茲歌不輟而人懷其惠吏不忍欺行路無懷璧之憂草竊革見金之志使清靜之政無得而稱禮義之邦詢訐且樂不其遠哉又若糾之刑政一之明察訪游禽於絕澗猛以濟寬懲跛非於太山威克厥愛使暴民不作能政用成耕鑿之畝甘榆自得雖較諸善化諒同功而異情然要其大歸蓋百慮而一致矣

漢尹賞爲鄭令成帝永始元延間怠於政貴戚驕恣



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

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

長字或作張字者非也後人所改耳

一曰紅陽侯正立之子兄弟長少也

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

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執仇

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為

報仇

相與探丸為彈

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

得赤丸者

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所

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鼓

不絕

抱擊鼓推也

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

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

為郭

致謂積累之也令辟輒軌也郭謂四週之內也

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

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五家為伍

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惡子不承父母教命

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

悉籍記之

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杆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

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

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

置放也

其餘盡以次內虎

穴中百人為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

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柱出高

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各曰桓表縣所治夾西邊各

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桓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



也揭著其姓名揭伐也揭伐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百日後廼令死者

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

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

謹枯骨後何塋諒信也塋字合韻賞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宿久

也舊或故書長家子失計隨輕黜願自改者財數十百

人皆貫其罪貫緩也詭令立功以自贖詭責也盡力有效

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其耆姦惡甚于凡治

賁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

闔長安

後漢祭彤為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

賊日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

清

公孫述為清水長大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

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侯霸為隨宰縣界廣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

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淨

馮魴為邠令賊延褒攻縣舍後褒等降光武悉以褒

等還魴誅之魴一切相赦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

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陸康為嵩成令縣在邊郵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



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劉平爲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

李章爲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兵劔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法雄爲平民長善政事好發摘伏姦盜賊稀發

杭徐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

胡紹爲河內懷令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王渙爲溫令縣多奸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無遺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民間終無侵犯

虞詡爲郎中大將軍鄧騭惡之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詔曰得朝歌何衰詔笑曰忠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籌謀廟堂反在朝歌耶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亾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朱縫縫其袪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緹當作線  
吳潘璋爲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

晉王育爲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  
宋朱齡石爲武康令時縣人姚係祖招聚亾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強盛謂齡石



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居處塗  
逕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  
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由  
是一郡得清

南齊王敬則爲暨陽令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  
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  
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  
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故縛曰吾先  
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  
斬諸劫百姓悅之

唐張元濟初仕隋爲武陽令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  
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  
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屈才

倚天之劍不可以補履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鷺故才  
屈於命位不充量古今之所難也乃有侷俛象雷之  
任躬親字人之事或宴安自得或弛慢無狀或退藏  
而不拜或慨憤而罷去歷代而下時或有之所以詩  
人興簡兮之刺大易垂井渫之象者焉

言偃爲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



笑莞爾小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

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

必不齊為單父宰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庶幾矣

漢汲黯以謁者為滎陽令黯為令稱疾歸田里武帝

聞乃召為中大夫

後漢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

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陳元不孝其母告之覽為陳人

倫孝行元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如

卒成孝子

鸞鳳渙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

乃以月俸資覽令入大學

虞詡辟大尉李修府拜郎中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

人屯聚州縣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詡

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蜀龐統以荊州從事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

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

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



主見與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  
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  
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  
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  
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  
晉潘岳辟司空大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爲衆所疾  
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  
夏侯湛自尚書郎出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

宋張岱爲東遷令時殷仲堪治吳興謂人曰張東遷  
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唐顏師古初仕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  
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  
曰割雞焉用牛刀素竒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李淳風父播仕隋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  
士

冊府元龜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六

強毅

臯陶之述九德其一曰強而義仲尼曰剛毅木訥近  
仁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夫宰百里之邑爲千室  
之長非夫志除豪橫不畏強禦亦何以庇民而興化  
哉戰國而下居是職者乃有方祛蠹政深抑權倖敢



犯貴勢窮討姦究專任威克資以武斷用能保安罷  
弱澄清邑里巨猾收斂而知懼下吏震慄而不欺盜  
徙於鄰邦聲震于別部苛慝屏去政化以成自非器  
識邁倫勁直成性見義而有勇遭事而不惑者亦疇  
能及於是乎

魏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  
老廷掾宰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  
時巫行祝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

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聞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  
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  
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  
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  
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固貧所從  
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郎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  
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  
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盤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

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湏臾湏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漢義縱武帝時任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也

帝以為能

胡建昭帝時為渭城令帝幼皇后父上官安與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



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

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

奴建報亡它坐言游徽奉公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甲舍即甲第知吏賊傷奴辟報

故不窮審言為游徽避罪而妄大將軍霍光寢其奏

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勅功成太

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

法兇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

法口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

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其知之以非已

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郎且

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

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

拔刀剝其建鼓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

此鼓者所以召集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

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口王君因自稱

奴得脫死刑叱吏斫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



曰故侍中王林卿生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

謹詳衆議也成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譁以爲實死

帝王后以功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滯泣爲言哀帝

哀公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尹公爲茂陵守令原涉爲中郎免官欲上冢不欲會

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投暮入其

里宅因自囚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

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

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室日

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

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

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

貫耳請延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

謝復服遣去

巨先涉字也令涉如故著衣服也

後漢趙憙建武中爲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

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

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

十終不聽

董宣建武中爲雒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匪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驟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光武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勅令請太守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祝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最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宣錢三十萬宣悉以班

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

曰抱鼓不鳴董少平少平宣之字也

馮魴建武中為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後光武西征隗囂潁川賊起攻圍縣舍魴力戰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叛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方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虞延建武末為雒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謁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



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  
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戡郎  
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丁法  
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  
敢干法

杜安爲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恐致理將與  
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  
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祝良爲雒陽令案太尉龐參夫人有司以良不先聞  
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雒陽吏人  
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  
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  
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  
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  
人由是深怨之

劉陶爲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  
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劔  
客之徒過晏等千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

皆來應募陶責其



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黃昌爲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呂勅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賤曹家掩取得之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張升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趨急也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

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及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已職思其憂豈以久而異其度哉

周紆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

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夜考姦賊無出獄者後徵拜維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較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



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繆彤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

王渙永元末爲雒陽令以誦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任峻勃海人爲劇令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雒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峻補之峻推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王脩初平中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人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繇是豪強懾服後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

魏司馬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椽吏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



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令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吏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

趙儼爲郎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

恩並著

楊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

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絹百疋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槁也初沛爲典平長人多饑窮沛收乾槁萱豆積千餘斛太祖軍過無糧沛乃進乾槁太祖甚喜故言及之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于



弟使各自簡勅沛爲令數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  
沐並爲成臯令較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來索  
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之並之  
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  
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  
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遂收欲殺之肇髡  
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都督郵貪穢受  
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  
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後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  
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  
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  
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吳黃蓋從孫策及權諸山越不實有寇難之縣輒用  
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簡御蓋乃置兩椽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得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  
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椽當簡攝  
諸曹糾擿謬誤兩椽所置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  
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勅皆怖威夙夜恭職  
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



有所省各得兩椽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椽吏賜酒  
食因出事詰問兩椽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  
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  
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  
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  
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太族山越所  
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  
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  
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凌操為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

晉張輔為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  
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  
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  
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  
擊殺之

山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勅甚法禁寬弛豪族  
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  
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  
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



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  
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  
坐免官

前秦王猛為始平令縣多枋頭

枋頭地名

西歸之人豪右

縱橫劫盜充斥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  
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  
尉詔獄符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  
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  
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  
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

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  
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  
之儔也於是赦之

宋虞玩之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  
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劉亮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擒者  
所殺以千數

南齊丘仲孚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  
臣凌詆屬縣仲孚獨不為之屈

孔琇之為吳興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



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張稷爲剡縣令時賊唐瑤作亂稷率勵縣人保全縣境

江革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

王檣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檣檣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潛之明日自代

沈瑀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去者悉立之堦

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通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籠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然瑀蕪潔自守故得遂行陳蕭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反宮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審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爲



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褚玠爲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以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

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駢論道劔鼓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楊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邪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宋龔字飛鳥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擄而不送龔將兵圍主宅執聶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口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



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善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讎具自陳狀詔曰鄉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讎對云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高綽字僧裕爲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

楊機字顯畧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後爲雒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

鄧淵字彥海爲蒲吾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

陽固字敬安爲雒陽令在縣甚有威風

高崇字積善爲雒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

比齊路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嫌恨自遷鄴以還鄴與臨漳成安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



後周樂運建德中爲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  
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隋魏德深大業中爲館陶長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  
毋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若寔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

唐劉仁軌爲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有  
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  
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  
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

授櫟陽丞

李朝隱景雲初爲長安令朝隱政刑畢舉權豪懼憚  
有內寺伯非禮于朝隱叱繫于獄睿宗嘉之加朝  
隱大中大夫

馬燧寶應中爲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  
都之功偏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餼不如意輒賊殺  
之澤潞節度李抱王難其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  
自贖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厚賂其渠帥與明要  
約迴紇乃投燧旗幟爲識有犯令者令燧戮之燧又  
取死囚給右左廝役小違令殺之迴紇相顧色動涉



其境無敢暴掠抱王奇之

竇叅代宗朝為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

晉顏衍兖州曲阜人仕梁為青州北海主簿自卑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

豫章黃國琦較釋

令長部 七

酷暴

黜責

貪贖

酷暴

逸德比於烈火苛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廣乃編氓之攸賴則有性既嚴酷貌復兇狠惟申韓之是法於理刑而失中報虐以威歛怨於下峻罰是長殘殺



無罪或馮勢而成濫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榜楚不絕

網穿交設重足斯畏謠言載興寧失不經斯可鑒矣

漢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害之政少溫藉言

無所舍容也溫於問切藉才夜切

嚴延年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尹賞為潁陽令坐殘賊免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性嚴厲好申韓之學以嚴苛過

理郡守收舉收擊舉効之會赦見原

周紆為維陽令章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

李暲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

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魏滿寵漢末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

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召許

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

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

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諸當殺者宜

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



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復善寵

裴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士縱有愆負猶宜佑

免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平若理應考訊苟孔二賢豈其安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

齊江介為吳令其父謚為長沙內史謚政治苛刻介

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梁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

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瓮布侍立

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陳庚時為歸安令坐杖殺縣民免

唐權懷恩高宗咸亨中為萬年令不避強禦時有雒

陽令楊德幹亦以威嚴為人吏所畏時人語曰寧喫

三斗塵不逢權懷恩寧喫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為雒陽令杖殺人吏以立威名雒州長史賈

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

貴也嘗抑止德幹德亦為稍減

楊廻為盈川令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

王鈞玄宗開元中為雒陽尉與河南丞嚴安之皆性

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決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

乃重杖之輒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



暢故人吏懾懼

毛若虛天寶中爲蜀川尉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使司以推勾見任

侯遵德宗貞元中爲富平令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值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柳禁拽辱焉載妹塔昭得皇后弟王杲奏之帝命御史臺鞠之遵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叅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管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止停其官

黜責

令長字民之重任也黜陟馭下之大典也列國以大夫守邑漢氏以郎官出宰自茲已降名數寢優宜乎撫惠黎蒸宣暢德澤若乃性異明達行非貞素荷違不斷苛刻無恩訟起獄豐土荒民散或沉湎棄職聚歛是圖儲峙闕供裁處非允瘡痍既積怨讟並興廢百里之威煩三尺之法爲人臣者可不慎歟其有因虐吏之奏劾繇要臣之誣毀以隔於非罪者亦類次于篇云



阿大夫 史不書 姓名 齊威王即位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

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  
漢任安為三百石長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  
尹賞為潁陽令坐殘賊免

朱雲為杜令坐故縱亡命會赦

後漢鄭興為蓮勺令 蓮音輦勺音酌故 是時喪亂之 城在今下邳縣

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脩禮教以化之會以事

免

尹敏為長陵令明帝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

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嗚呼之

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周紆為維陽令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陽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繫舉 會赦 効之

見原

曹褒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

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

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

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



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與弱免官歸郡

蜀蔣琬字公琰爲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宋沈文秀字仲達爲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百尋復官

南齊沈疇之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鑠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

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疇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疇之雖危言帝亦不責

梁庾仲容歷末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績多破劾唐裴行儉爲長安令高宗顯慶中坐褚遂良事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王同慶爲汾州平遙縣令玄宗開元十一年坐貶虜州贛縣尉勅曰朕問俗觀人務存節儉先有處分不許煩勞王同慶違法擾人借歛無紀望鄉科被率戶



出鞋屏風花盤計盈數百徵求既廣般運又勞以此  
字人豈我良宰宜書刑典以誠具寮

李沫為鄧州南陽縣令開元二十四年坐擅興賦役  
貶康州都城縣尉

薛近為長安縣尉徐綱為萬年尉代宗大曆五年四  
月貶近連州連山縣尉綱邵州武岡縣尉並員外置

是月久雨京城饑代宗令出米五萬石減價分糴貧  
人近等踰法徇私是以懲也

劉澡為渭南縣令大曆十二年京畿水旱京兆尹黎  
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

巡覆時澡曲附度支具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

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湯深

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特命侍御

史朱敖再覆敖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

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

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

有司訊覆澡及趙計並伏罪乃貶澡為萬州南浦縣

員外尉計為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荀魯為三原縣令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無政理攻

授司議郎



李佇為虔化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勅佇虐下以  
慘訊罪違律至使饋餉皆絕瘦死非辜因其壅隔更  
令殘毀戍人及此良用憮然俾投禦魅之鄉以戒宇  
氓之長可守雷州海康縣尉

劉行餘為馮翊縣尉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坐擅決軍  
入貶道州延昌尉

姚中立為萬年縣令孟培為長安縣令文宗太和九  
年十一月兩縣捕賊官領其徒受羅立言指使

王欽若等

曰立言為同李訓鄭注事

內萬年縣捕賊官鄭洪懼而詐死令其  
家人喪服而哭中立陰識之慮其詐聞不能免所累

以其狀告之洪藏入左神策軍洪術中立之告返言  
追集所繇皆縣令指揮故貶中立為郎州長史瑄為  
碭州長史尋再貶中立為昭州司戶叅軍瑄為梧州  
司戶叅軍

朱儁為京兆府美原縣主簿文宗開成三年十二月  
貶為衡州衡山縣尉初奉先馮翊等縣百姓為牛羊  
使占其田產儁奉使推鞠盡以百姓田歸牛羊司給  
事姚合列疏其事遂貶之

梁高紹為封丘令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封丘境內  
虫蝗為災最甚太祖令近界撲滅下明勅以懸賞罰



之戒以縮不恭罰金仍免官

田光裔為穀熟縣令開平四年四月宋州衛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覽奏不懌曰古來上瑞惟在豐年合穎兩岐皆是虛事乃停光裔官仍追毀歷任官牒以瑞麥故也

後唐劉知章為醴泉縣令長興元年七月明宗命廻鶻侯三走馬入廻鶻部給程有日公路乘驛而行醴泉既非衝要素無驛馬長吏供億無准泊侯三至縣索驛馬館穀所司未辦適遇知章不在縣或謂侯三云知章出從禽之矣鎮將以馬給之俄而知章至哀

訴引過侯三不之顧因奏其狀明宗大怒促命械送至京事幾不測安重誨從容奏覆方得減死配流

州

張紹業為湘州臨漳令長興元年縣人劉暉訟紹業贓賄不公及借便官物勅旨張紹業勒停見任

薛文玉為武功縣令長興元年九月西京奏武功縣百姓三千餘人持白棒入縣亂擊人更分却縣庫稅錢公解什物尋差兵士捉到結集首領武功鎮將跌跌琉等三十二人各招本罪稱縣令以大竿尺簡出所以衆心難抑其跌跌琉准法科斷文玉罰七十直



主簿李彥柔罰五十直並勒停

鄭延郎爲衛縣令長興元年九月魏博奏延郎自於獄中推劾盜賊妄引平人孫厚延郎自行拷決孫厚致死勅旨付大理詳覆以聞

盧嵩爲獲嘉令長興元年五月坐戶民闕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橫良久致死大理寺斷配流大德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如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似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冤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赤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王韜王前爲湖陽令愍帝時於端門接宰臣陳考績事不實配流坊州

晉張嗣宗爲襄邑縣令少帝開元二年開封府奏嗣宗先被百姓趙覺直論訟不公法寺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贖贖銅三十斤府司尋利放訖據新除襄邑令王允昇狀申稱張嗣宗不肯交割縣務稱未考



滯者勅旨張嗣宗已招過犯斷處徒刑雖定徵銅更難若任既聞除替便合稟承乃敢拒違益彰狡惡須加竄謫俾省憊尤宜配流商州

周陳權前為清水令太祖廣順三年四月勅追奪前任官牒毀棄仍長流房州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子曙爭地詐理石為記及楷改契內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駱延規為開封縣令世宗顯德六年九月除名流沙門昂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勅延規拒命為憲司所按故有是命

貪黷

夫制錦之重象雷之威有社稷焉有人民焉可以專刑辟可以移風俗一同之地禍福所繇百乘之賦豐約斯繫自非守不欺之誠存慎獨之心則何以奉政經去民瘼其或罔思潔已始務藩身忘清白之訓恣貪墨之欲或凌厲其氣以威下民或便辟其容以附權右肆豺狼之心盈谿壑之志或人不堪命盜以之興或法不可逃身踪之殞雖惡有巨細事有隱顯然而流毒於下歛怨于上期一揆焉爾詩云貪人敗類其惡之深矣



漢楊湛為高陵令謝游為櫟陽令皆貪猾不遜左馮翊薛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賊湛自知罪贓皆應記郎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買讀日價證驗明白游得械亦解印綬去

後漢君風令史不書姓名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之

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司隸較尉李膺威嚴懼

罪逃還京師

涿表毅陳郡人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後事露檻車送廷尉

李彰為姚萇槐里令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

梁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齊末頗有賂賂為有司所舉將見收仲孚竊逃還京師詣會赦得不治

唐王鈞為雒陽縣主簿玄宗開元十年三月坐賊殺

裴景仙為冀州武強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賊逃匿



集衆殺之勅曰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代天理物勤憂萬姓求瘼恤人寄之牧宰共理天下實在於茲裴景仙幸以緒余素無名簡恣行貪冒不憚典刑聚斂之賊向五十疋肆其威虐剥我黎元自作何逃仍更亡命此而將捨罪孰可誅雖法有掌科合寘投竄而情在難恕用申懲肅宜令集衆決殺仍宣告遐邇

宋廷暉爲宣州溧陽令周仁公爲涇州良原令裴襲爲寧州彭原令開元二十五年正月皆犯賊坐死刑玄宗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于冀州勅

曰朕思致時和每矜刑典而貪叨之吏抵犯自多猶冀耻格豈在哀矜宣州溧陽令宋廷暉等各效官榮非無祿利不能砥礪乃黷貨贓使者繩違刑曹定罪並當極法合正嚴科然而發生在時布澤茲始求言惻隱能無惠恤乃期改過且用輕刑宜並配流郎差綱領送雖止殺之義頗乖於國體而好生之德冀洽於人心教而不誅庶乎不及何必峻罰然後爲善凡令在位宜副此懷

柳昇爲長安縣令天寶三年坐賊於朝堂杖殺之竇峯爲萬年縣令代宗末泰元年坐賊流虔州百姓



高曖為鄭州陽武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坐侵蠹百姓貶恩州陽江縣尉

殷復易為長水縣令元和九年九月坐求利擾人貶永州司戶參軍

韓晤為萬年捕賊尉元和十二年以姦贓發京兆尹竇易直使法曹掾常正收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贓三百萬晤除名配流昭州

王仲堪為激州上蔡縣令穆宗長慶元年八月坐贓錢八百二十貫勅上蔡久經寇虐方藉緝綬恐加厚歛害此疲俗委本道觀察使決重杖處死

龐驥為遂寧縣令長慶四年東川觀察使奏驥犯贓事下大理寺以法論中書舍人楊嗣復等參酌曰龐驥贓貨之數為錢四百餘千其間大半是枉法擬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恩赦不在原先伏以近日賊吏皆蒙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須貸死勅長吏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典難免鞭笞但以近遇鴻恩人思減等雖節文不在免限於情理亦要哀矜龐驥宜除名溪州其贓付所司准法

孟孚為蘇州喜興縣令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坐贓杖四十除名流康州



劉侂爲藍田令寶曆二年三月御史臺推勘在任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侂所犯賊私其數至廣恣爲貪猾固抵刑章若遽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爲矜量俾從寬宥宜除名流雷州侂故宰相晏之孫也

李林宗爲河南縣令爲縣未數月賤買市人縑帛文宗大和七年三月坐贓貶

梁陳知古爲華陰縣令太祖開平元年十一月同州劉知俊奏知古因抽選丁藏匿富戶以受其賂閭縣訴論今已按驗罪狀帝惡其貪猾委本道以法誅之

王渙爲青州壽光令贖貨聚斂強奪下民資糧材不修建私第百姓苦之乃訴於廉使者因鞠劾計贓十餘萬有司以聞帝怒開平二年三月委本郡長吏准格處分

尹崇規爲青州北海令殘虐於民賄賂彰顯開平二年七月委本道長吏斃之

後唐張延輝爲許州臨潁令明宗長興元年九月爲縣人韋知進所訟稱知進父克所繇爲衙叅不到決杖致死又論延輝取贓賂法司估計錢三十三貫以絹平之得絹二十二疋准法決重杖一頓處死主簿



高延誨罰兩月俸

楊鐔爲鼓城令長興四年七月鎮州奏鐔與主簿徐延同情出賣官麴一十二碩計錢三千八百估絹三十四疋二丈其錢入已破使事下法司大理正張仁瑒刑部郎中康澄斷准律主當監官罪並當絞徐延專掌賣麴縣令監臨據罪並絞闕連典史笞杖徒流有差從之

呂澄爲秦州清水縣令長興四年七月觀察使奏澄於長興元年二年二年相以乞斂人戶財物共計一千一百一十九碩顯貼貫計贓三百六十八貫事下

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斷准律受所監臨贓罪當贖流三千里呂澄以兩任官當三年徒罪餘二年徒罪徵銅四十斤刑部員外郎薛冲又詳覆呂澄贓賂事發因鎮將上論乞取之贓又無文簿鎮將遍下鄉村勘問又無人戶姓名積數雖多未嘗正格量其情狀難道刑章勅旨呂澄命爲宰字委以民人不守公廉恣行聚斂贓數甚廣情狀難矜當寘重刑仍從遠竄宜決脊杖二十配流嵐州闕連人吏依法司所奏

晉郭綰爲絳州翼城令少帝開運二年法寺奏綰乞門戶人粟八百一十五碩五斗計贓絹八十疋准律



徙四年以官當法毀四任告赤流三千里從之

周陸憲為曹州冤句令太祖廣順元年十月坐賊繇

五萬兩先是本部民楊文投匭論憲下開封府推鞠

憲以本部內放絲伏罪獄成追毀入任官牒

陳守愚為唐州方城令廣順二年二月在任魁留人

戶蠶一千五百斤貨之兼丐率資金為民所訟守愚

携牌印自訴於闕下御史臺推劾伏罪杖死之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宮臣部

總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並建子弟以屏

王室莫不內制宮朝之秩外設國藩之職為之輔佐

為唐虞之前官次莫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大傳

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晉荀綽百官表云太子大傳唐



虞官而未詳所得動有司過之史處有徹膳之宰所以真導

乎元良教喻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史地官

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

士二人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下大夫一人

中士二人夏官司馬之屬有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

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胥徒府史之屬燕義

云周天子官有庶子是也斯皆六聯之內左右太子者也而太傅

居三公論道之位少傅當三孤貳公之任職在經緯

匪專輔導班彪云成王為孺子時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

後賈誼云成王在襁褓之中置三少皆上大夫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幽王時有太子傅作

小弁列國太子亦有師傳少師之名晉杜元款為太子申生傅楚清

崇為太子君臣師伍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太子建少師戰國亦置師傳秦商鞅黥

孝公太子師傳秦立百官之職因古制設太子太傅少傅增

置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各五人洗馬十六人掌

前驅舍人無員又置詹事掌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

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尉廩長丞率更掌知漏

刻中盾主周衛微道衛率主門衛漢氏因之而大裂

疆土分王子弟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王國有大傅輔

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群卿大夫

都官如漢朝國家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群卿已上皆秩二千石景



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

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時七國之亂抑損諸

侯王始令諸國皆天子為置吏武帝改丞僕曰僕并郎中令皆損其秩為千石成

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

郡都尉而太子宮復有左右戶將左右戶直郎後漢

省之及省詹事員而太傅專職輔導不領官屬少傅

亦司輔導而悉主諸職員吏十二人以率更令主庶

子舍人更直職比光祿屬官庶子舍人皆無員庶子

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一云舍人一十三人選良家子充家令

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屬官增置太子舍令一

人主倉庫太子食官令一人主飲食太子僕主車馬

職如太僕屬官廄長一人主車馬門大夫比郎將云一

員二人選四府椽屬充增置中庶子員五人職如侍中洗馬職

如謁者選以中補中看衛率如故皇子封王者並置傳

相相有長史如郡丞餘諸卿皆如舊制又有大夫無

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及使諸國皆持節舊有

尚書尋改治書又更名大夫謁者掌冠長員十六人禮樂長主樂

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末巷長主宮中婢

使宦者祠祀長主祠祀又有郎中無員二漢以來嘗

以詹事少傅主太子家然時有以佗官監護娛侍輔

丹房元書 官臣部 卷之七 三



導者

孝宣欲以中郎將監護太子又以王褒劉向張子僑等娛侍太子元帝以侍中史丹護太子家

光武以侍中陰識守執金吾輔導太子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嵩監護之魏國初

建太子官属率擬漢臺之制而别有太子侍講嘗從

虎賁督保傅丞東宮摘句郎其諸王國别有文學監

國謁者典書令家令都尉長史司馬之職其侯國又

有家丞

武帝選邢顒為平原侯桓家丞陳思王有監國謁者灌均

明帝已後東宮

制度廢闕官司不具惟置衛率令典兵二傳并攝衆

事佗皆闕焉蜀有太子太傅家令舍人中庶子庶子

之名

後主為太子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譙周為太子家令董允為太子舍人後主立太子嚬戈冲

為中庶子李

吳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二擢擢為太

子四友亦有太傅少傅中庶子之官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

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

都尉是為四友孫和為太子以闕澤為太傅薛綜為

少傅及以中庶子為親近之官晉武帝泰始二年始建東宮損益前

制備置官属以太子太傅少傅總官事並有功曹主

簿五官太傅少傅專職訓導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蓋一時之制

也始置中衛率其中庶子正置四人

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

選其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庶子四人比散駟嘗

侍中書監令太子舍人十六人比散騎中書侍郎從

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洗馬八人准秘

書郎掌圖籍釋奠講經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



事職如光祿衛尉家令主刑獄殺貨飲食職比司農

少府丞一人後漢以家令主食官令至是僕主車馬

親秩如太僕宗正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後改師

為傳避景帝諱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

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嘗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

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

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

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典府丞各一人公國無中

尉嘗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惟典書已下無

學官令史皆以次損公侯置官屬皆隨國大小無定

制其餘官司各有五年分中衛率為左右衛率各領

一軍咸寧元年復置詹事掌官事二傳不復領官屬

大國置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將軍小國上

軍後又省詹事崇廣傳訓之職置太子太保并太傅

皆以諸公領之少傅亦以重官兼領吏屬如舊四年

始置中舍人四員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

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

職擬尚書今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

官丞一人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

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

事各二人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太師後避景帝諱改



為太保而詹事文書皆闕通六傳自元加置前後二  
康已後諸傳不備或二或三或四或六  
衛率各有丞一人末康中又不置詹事惟置丞一人

擬尚書左右丞掌奉行文書闕通六傳又置中衛率

是為五率太安已來復置詹事江左有太傅少傅不

立師保省前後二率詹事丞用員外郎博士為之遷尚書郎孝武大元

中又復前後二率僭偽諸國亦有東宮藩國諸職前趙

劉又為皇太弟有太師太傅太保東宮舍人劉曜時  
又有太子少師前秦符堅有太子舍人後秦姚萇為

秦王置左右長史司馬掾屬參宋氏之始東宮王國  
軍及為太子又置中舍人洗馬

皆循晉制惟二傳各加置丞一人以家令率更令僕  
為太子三卿倉官令屬中庶子止置左右二率增置

屯騎步兵翊軍較尉各七人冗從僕射七人旅賁中

郎將十人又置左右積弩將軍左十人右二人殿中

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人復置門大夫一人

王國師改為傳餘皆無改齊因宋制二傳詹事始稱

府無庶子官復置嘗從虎賁督王國改傳為師置典

籤帥增置食官廩牧長倉官令無內史治書司馬世子庶子陵廟長中大

夫舍人典醫典府丞公侯國惟置郎中令一卿自魏晉已來諸

王多領將軍州鎮而王國屬官率兼幕府之職若長史司

馬參軍別駕治中祭酒儀曹從事史功曹梁以太子  
兵曹書佐主簿掾屬東西閣祭酒之輩  
太傅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詹事視中護軍任總



宮朝門大夫視謁者僕射通事舍人視南臺御史

兼之左右衛率視御史中丞 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德建寧陵鋒夷寇祚德等

七營右率領崇營末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正員

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官而旅賁中郎將冗從

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各置一人又置通事守舍人典

法守舍人 以中庶子功高者一人為祭酒中舍人庶坊之禁令而以

舍人專掌文記置典經局洗馬八人視通直郎掌文

翰 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屬官有典經守舍人典事守舍人無

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壘主

衣扶持等局復有門局錫庫局內殿局中藥藏局食

官局外殿局車殿局 各有司存以承其事皇弟皇子府置師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中記室中直兵

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

參軍行參軍長兼參軍等員 副王府減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藩王府減從

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王國後置廟長陵長典醫

典府丞舍人中大夫增置執書中尉 嗣王國惟置郎中令嘗侍大農

寺員藩王又省嘗天監初置東宮嘗侍 以散騎嘗侍為之六

年詔家令視通直嘗付率更僕視黃門皆置丞 東宮三卿

宋齊已來清流者不為之七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從

中郎為庶子 自齊庶子用人甲大通三年又置金華



家令

以昭明太子妃君金華宮

陳仍梁制東宮惟置太傅而無師

保又有東宮學士之員王府藩國正員之外復有版

授之職後魏起於北土亦封建王侯因郡為國其大

郡王國吏二百人次郡王國一百人皆立典師職比

家丞總統群師太武延和三年始立東宮備置屯衛

比西宮三分之一孝文太和中始定官品東宮之屬

增置太子主書主衣舍人典書典衣令史左右衛率

主簿而分詹事為左右改食官令為食官長復置中

盾之名

而三太三少左右衛率中庶子庶子三卿三授官皆從虎賁督守中舍人洗馬門大夫舍

人舍令殿長詹事五

王國置王家尉王家吏

諸王師友皆仍

號亦置皇子府官屬別有開府從事中郎開府掾屬

郎中令列曹參軍事開府祭酒中尉參軍事列曹參

軍事侍郎上中下將軍參軍督護中大夫二率丞典

書典衛典祠學官等四令

餘並同梁制

其始藩王二藩王

三藩王之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錄事參軍事

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參軍事功曹史主簿列曹

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參軍督護

一云皆

又有王公國

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嘗侍侍郎上中下將軍中大夫

等官北齊制官多循後魏而東宮職局統領有異以

詹事總內外衆務領三寺左右率二坊

置司馬功曹主簿以丞其



事家令寺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食官又別領噐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等領中盾署令丞僕寺領廩牧署令丞車輿局丞左右衛署防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而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備身直閣直前直後等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較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門下坊有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領殿內局內直監六人副直監四人典膳局監

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內閣帥各二人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人十人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又統伶官西涼二部清商二部王置師一人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嘗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閣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廩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諸王國增置陵長廟長嘗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減一人并減中將軍

諸公又減防閣齋帥典衣丞等員侯伯子男又



減諸國公將後周武帝六官之逮有小師氏保氏司

戎司武司衛等員皆宮衛之職而諸侯之宮謂之外

命建德二年增改東宮官員三年置太子諫議大夫

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各置友二人學士六人後

又置太子宫正宮尹諸王侍讀隋室革命官名俱復

置三太三少以二坊分統諸局以門下內史二省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

之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主事

二人主事令史四人所統六局司經局洗馬四人較

書六人正字二人時又有太子學士史不載其員宮門局大夫二人

內直局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局監丞

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

四人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錄

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又有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

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殿尉二人其家令率更令僕

三寺各置丞家令寺二人家令領三署食官署令一

人食官二人典倉署令一人典倉一人司藏署令一

人司藏三人僕寺領殿牧令一人凡五衛十率左右

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兵

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

四人又別置直閣四人直寢八人直前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官如左右衛如置行參軍二人宗衛掌以宗人侍衛

無直閣直寢直前直後等員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餘如左右

衛止置行參軍一人虞候掌斥候伺并無錄事參軍員左右內率各

一人官與虞候同別有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八人

備身二十人內率掌領備身以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千牛

備身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掌供奉弓箭備身宿衛侍從左右監門率各一人

副率二人直長十人餘官同內率親王置師友各一

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祿屬各一人主

簿各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

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鏡

士等曹參軍事各一人行參軍事六人長兼參軍八

人典籤二人時亦有學士之名史不載其員者嗣王加置參軍事一

人行參軍六人無師友臧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閣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餘並同親王府

自後東宮又有侍講之職煬帝省內舍人洗馬各二

人改家令為司府令宮門大夫為宮門監通事舍人

為宣令舍人正字為正書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左

右宗衛為左右武衛虞候開府為左右虞候左右監

門率為左右監門將軍唐初多因隋制復置詹事府

以統東宮衆務增置少詹事復以司府令為家令宮

門監為宮門大夫宣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



中舍人正書為正字左右侍率為左右衛率增置親

勳翊三府中郎將各一人郎將二人左右武衛為左

右宗衛左右監門將軍為左右監門率餘皆如舊時

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

事帳內府 左一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副護軍各

曹參軍事并府史各一人統軍各五人將各一人左

二右二左三右三護軍府各減統軍三人別將六人

餘職員並同左右親事府統軍各一人長史錄事參

軍事并史各一人兵鏡曹參軍事并府史各一人左

右別將各一人帳內府同又秦王又置天策上將府

有庫直及驅啞直量事置之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軍諮祭酒二

官員人典籤四人主簿錄事記室參軍事功倉兵騎

鏡七等曹參軍事各二人參軍事又置文學館學士

六人六曹各有令史書令史等

以房喬等十人為之 武德七年定令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

府三坊三寺十率府王公已下定置府佐國官 是時

置師及嘗侍侍郎舍人之職又有侍讀其太子亦有

侍讀並以佗官領之其後多以重官領詹事庶子

太宗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復置中舍人 以

自擬黃門侍郎中舍人擬中書侍郎中舍人又謂之太子中書舍人 後又置崇賢館有

學士直學士及讎較之職 崇賢館掌經籍圖書 十八

年又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 時皇太子請置

乃置比官妙簡名士掌侍從規諫駁 高宗永徽三年

正啓奏并錄東宮記註分判坊事

改中允為內允中舍人為內舍人尋復舊 初避皇太

太子遜 子忠諱俄 顯慶元年置太子賓客四人 漢高將廢太子

位而復 時東園公綺里 十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侍從太子為賓客卒護太子至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以通賓客若有宴賜則太子賓客皆豫焉晉元康元年閔懷太子在東宮惠帝詔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慈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禰尚書令華廙息嘗游處太子左右謂之東宮賓客皆非官也至是乃以太子少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朱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為太子賓客遂為正官員  
龍朔二年改詹事府為端尹府  
四人以象四皓焉

詹事為端尹少詹事為少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中允為左贊善大夫中舍人為右贊善大夫司議郎為左司議郎舍人為左司議郎洗馬為司經大夫家令寺為官府寺令為官府大夫率更寺為司更寺令為司更大夫僕

寺為馭僕寺僕為馭僕大夫典膳藥藏內直三局監

宮門大夫並為郎

內直郎擬尚輦奉御  
宮門郎擬城門郎

齋帥為典設

郎左右衛率府為典戎衛左右宗衛率府為司禦衛

左右虞候率府為清道衛左右監門率府為崇掖衛

左右內率府為奉裕衛太子千牛為奉裕三年置太

子左右諭德各一人

擬散騎  
嘗侍

分司經局置桂坊置令

一人司直二人太子文學四人

坊比御史臺令比大夫  
司直比直侍御史

職在彈劾以肅宮  
寮以崇賢館隸之

未幾廢桂坊改崇賢館為崇文館

桂坊之廢以司直隸詹事文學隸司經崇  
賢館後隸春坊尋避沛王賢諱又改館名

咸亨元年

官名並復舊仍置贊善大夫左右各五員

左庶子擬  
侍中右庶



子擬中書令司議郎擬給 又以諸衛依舊為率府可

率府未復舊名 儀鳳四年增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

員以授諸王之子 末淳元年立皇孫重昭為皇太子

慶對曰晉惠帝立愍懷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子孫時皇

太子官屬即轉為皇太子孫官屬南齊末明中立文惠

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長史曹掾主簿管

記司錄已下六曹從事等官 則天垂拱元年又以詹

事府為宮尹府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左右監

門率府為鶴禁衛率府鎧曹為冑曹中宗神龍元年

復詹事府官號又以司禦衛率府為宗衛率府清道

衛率府為虞候率府鶴禁衛率府為監門率府左右

奉裕衛為內率府時又以佗官簡較太子賓客 秘書監楊

嘏大嘗卿武崇訓 睿宗景雲元年復以門下坊為左

並簡較太子賓客 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二年改王府師為傅令贊善

大夫兼用庶姓明皇先天元年詔東宮三師三少宜

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等罷開元初復以宗

衛率府為司禦衛率府虞候率府為清道率府 自貞觀至

開元凡府衛坊局改易其丞主簿率 七年改崇文館

副率等官屬皆隨府衛坊局號改復 讎較為較書二十五年始總定官數裁為典制太子

六傳不必備惟其人無則闕之以賓客掌贊相禮儀

先後太子詹事總三寺十率之政令二坊掌分領諸



職詹事府有丞主簿司直各二人左右春坊各有庶  
子二人諭德一人贊善大夫五人皆分傳令四人又  
皆有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固員以丞其事  
左春坊別有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掌議二人贊善  
四人其所統有崇文館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  
門等六局崇文館學士無員學生三十人較書典書  
搨書手各二人熟紙匠筆匠各三人裝潢匠五人司  
經局有洗馬二人文學三人餘五局皆有郎一人丞  
二人司經之屬別有較書四人正字二人典書四人  
楷書二十五人典膳之屬別有主食六人典食二百  
人藥藏之屬別有侍醫四人黃藥藥童各九人內直  
之屬別有典服三十人典扇典書各十五人典設之  
屬別有幕士六百人宮門之屬別有門僕一百三十  
三人而皆有令史書令史書吏掌固等爲之吏役右  
春坊別有中舍人二人通事舍人八人典謁二十一  
人內坊掌東宮閣內之禁有典內二人丞二人典直  
四人導客舍人六人閣師六人內給使無員內殿典  
事亭長各二人駕士三十人掌固四人家令寺有丞  
二人主簿錄事各一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亭長掌固  
各四人統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署各有令丞一人食



官署別有掌膳十二人供膳四百人奉饌三十人典倉署別有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司藏署別有典事四人皆有府史掌固之屬率更寺有丞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伶官師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漏童六人典鼓二十四人餘官如家令寺僕寺史五人丞府如率更寺餘官如家令寺領廢牧署有典乘牧長各四人典事六人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獸醫二十人餘職如食官等署左右衛率府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事錄事并史各一人倉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府史

各有差又有亭長掌固中候司戈各二人司階一人執戟三人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無倉曹參軍事以兵曹兼之又減司階中候司戈執戟等員而監門率府別有監門直長七十八人內率府別有千牛十六人備身二十八人主仗六十人餘官並同諸衛其親勳翊三府仍隸左右衛率府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兵曹參軍事錄事并府各一人史二人較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隊正各二十人親王府傳諮議參軍事各一人文學二人東西閣茶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各一人史二人記室參軍事并史各二人錄事



叅軍事叅軍事錄事各一人史二人功倉戶兵騎法  
 士等曹叅軍并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叅軍事二人行  
 叅軍四人典籤二人又有親事帳內二府親事府典  
 軍副典軍各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執仗親事執乘親  
 事各十六人親事三百三十人較尉旅師隊正隊副  
 准人部領帳內府無執仗等親事之職別有帳內六  
 百六十七人餘官同親事府親王國有令一人大農  
 尉各二人丞錄事各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衛八人  
 舍人四人學官長食官丞各一人廢牧典府長丞各  
 二人二十七年以內坊隸內侍省為局肅宗在宮邸

始置侍書之職

時以韓擇木為侍書

德宗建中四年增宿客二

員興元初又增四員貞元四年復舊員數十六年置

太子侍直

時以山人崔莘為右贊善大夫太子侍直

穆宗長慶元年封鄜

王等十四人王每府惟置傅長史司馬詔議叅軍友

功曹叅軍各一員叅軍二員

唐故事王府官屬隨王之任及在京師各有曹

局天寶已後諸王不出閣所置寮寮過於閑冗順宗寶曆中瓊王長史裴簡求始論奏其事自後稍復舊

制焉文宗太和四年始限流外官不得為東宮五局郎

時左庶子孫革奏青官則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學端士近年特有流外出身徵求授任寔

玷流品當司有司經局較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求之蓋無有塵雜故也其典膳等五局郎資序

本是清品若授流外不已則漸成蔓開成二年諸王



又有講讀之職

時劉仲武為講讀間日入對諸王授經

五代多故典制

未備儲副居尹京之任皇子分節鎮之職宮國寮吏

蓋多闕焉惟後唐長興中秦王府始置官屬

梁開平元年宰

臣議親王令建府置寮屬太祖抑而不行後唐同光

初中書門下秦王府及東宮屬司請未除授至長興

四年始以秘書監劉贊兼秦王府前忠武軍節度判

官蘇瓚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友使魚崇遠為秦王

府記室

然自唐室至於五代東宮之職王府之屬或

總領佗務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專為官府之仕

若建置儲嫡諸王出閣則官府之職多以佗官兼領

及簡較之天寶後武臣及藩鎮牙較幕府僚佐亦多

簡東宮之職以為散官原其擬職上臺輔弼帝嗣

列位藩國左右宗親歷代已遷授任斯重其有宣亮

直之德敦訓導之禮講以經義規以正道懿文秀茂

明識淵邃事之盡節臨難不奪膺慎簡之典祓隆寵

之數洎褻慢求媚典憲是羅者並用論次以垂厥後

云爾凡官臣部十二門

選任

禮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

子君臣之道又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慎諸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由漢而下曷嘗不茂建儲兩崇



樹蕃屏上以貞邦而固本次以強幹而昌世故其左右前後必詢求於正人傳相官屬咸叅取於時彥資乎忠亮賴其老成將以申切磋之益成溫文之美芝蘭俱化允歸於善道磐維克固誕揚於頌聲斯固乃僚慎簡之依先為邦令典之稱首者也

漢張良既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高祖自將

東擊黥布良強起至曲郵

曲郵在

謂曰子房雖疾強

固傳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周昌為御史大夫時高祖憂趙王如意年少而戚夫

人與呂后有隙用符璽御史趙堯計為趙王置貴強

用堯進言昌為人堅忍位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

煩公

固必也煩勞也

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前起從陛下

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逐

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

不得已強行於是徒昌為趙相

賈誼為長沙王大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乃拜為梁

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石奮孝文時為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時東

陽侯張敖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



為太子太傅

轅回治詩為博士景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以為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為  
河間王太傅後為中尉賜告歸帝立膠東王為太子  
召拜太子太傅

石慶為沛守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  
以慶為太子太傅

嚴彭祖為東郡太守以高第選太子太傅

帝玄成丞相賢之子宣帝愛淮陽憲王欽欲立之以  
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帝以玄成陽狂讓伏兄

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

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繇是太子遂安

疏受太子太傅廣之兄子也受次公子亦以賢良舉  
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

帝甚驩說說讀目說頃之拜受為少傅

史丹字君仲元帝為太子以丹為中庶子侍從十餘  
年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嘗驂乘甚有寵帝以  
丹舊臣皇考外屬丹祖父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姊信之詔丹護

太子家



傳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初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

後漢張佚爲博士光武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杜林爲光祿勳時稱通儒有節行會皇太子強求乞自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

何湯豫章人桓榮弟子明帝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

陰識爲侍中明帝始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

魏邢顒爲左馮翊以病去官時武皇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



鄭稱爲侍中文帝初嗣王位封子徽爲武德侯以稱  
爲傳令曰麓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繇井里  
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  
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  
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司馬孚宜王次第時陳思王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  
爲文學掾

蜀黃允字休昭時掌軍中郎將和之子先主立太子  
允以選爲舍人

李譔字欽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  
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  
多知甚悅之

吳闞澤字德潤究覽群籍孫和爲太子以澤爲太子  
太傅又以薛宗爲少傅而蔡潁張純封備嚴維等皆  
從容侍從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避亂交州太帝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張溫字惠恕父允名顯州郡少修節操容貌奇偉大  
帝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  
曰可與全琮爲輩大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



當今無輩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帝改容加禮尋遷太子太傅

陳表字文奧孫登爲太子表及諸葛恪張休顧譚等以遷入傳講詩書出從騎射太傅張溫言於大帝曰夫中庶子宮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

華融字德彝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彝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推擢融爲太子庶子

晉鄭袤滎陽開封人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

郭奕性剛正武帝踐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

何邵爲中書監惠帝末熙元年以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師傅以邵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

劉寔爲散騎嘗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土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及建東宮又



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愆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禘尚書令華廙息嘗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

高光爲散騎嘗侍從惠帝還雒陽時大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嘗侍如故

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

丁潭爲尚書祠部郎元帝建武初琅邪王裒始受封

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

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寔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

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時入雒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

人而已以南土季望補吳王郎中令王衍舉遼東太

守不就以名問超爲太子舍人

賀循字彥先元帝時爲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拜太子

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真實居身以冲約爲本

立德以仁讓爲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周顛太興初明帝爲太子顛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



少傅頤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  
 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  
 天監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  
 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  
 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  
 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  
 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游忘其  
 鄙心者便當副徃意不宜冲讓  
 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以孝  
 行稱康帝聞其名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顏含為東陽太守東官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

中庶子

傅暢右僕射祗之子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人侍

講東官為秘書丞

孔安國為領軍將軍安帝詔曰安國貢慎清正外內

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

藝

宋裴松之為高祖治中從事史既克維揚高祖勅曰

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

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王惠字令明爲世子征虜長史宋國初建嘗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表羅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王僧達太保弘之少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

謝述從兄暉爲義康王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述代暉其才應詳諄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事殷宜寄懷群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謝冠宗解禱奉朝請孝武帝寵子子鸞爲新安王超

宗以選禰國嘗侍

齊王僧虔弱冠寬厚宋孝武時自太子中庶子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嘗侍復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

王琨爲歷陽內史初仕宋孝武以琨忠實徒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

謝顥武帝末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



何昌寓永明初爲竟陵王子良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

王景文明帝時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景文固辟太傅帝遣新除尚書右僕射楮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

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明帝時爲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轉中庶子

梁沈約初仕齊爲步兵較尉惠文太子入居東宮約管書記當時王侯到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

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嘗早入遷太子家令

徐勉爲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昭選極親賢姊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授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又改授侍中頗表解官官職優詔不許

王規天監年爲中書黃門侍郎勅與陳郡殷均瑯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劉洽天到中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



陸襄中太通中爲太子中庶子會昭明太子薨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較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

劉杳爲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勅特與杳焉

庾於陵爲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以爲美

徐摛爲左衛司馬會晉安王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清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普通二年晉安王爲西平將軍寧蠻較尉摛爲王諮議

徐凌摛之子也參進安王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凌充其選

孔休源爲宣惠晉安王尉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



庸鄙曲荷恩過方揣卅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勅  
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師之  
宗史字明敷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  
史既以筆札被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  
薨王爲皇太孫史仍請管書記

庾肩吾爲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  
與東海徐摛吳郡陸罩彭城劉遵劉孝儀弟孝威同  
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  
子凌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士褒爲秘書丞時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家嫡即褒

之姒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學士

陳蔡景歷爲高祖記室時衡陽獻王昌爲吳興郡昌  
年尚少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昌  
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  
王瑒爲中庶子父冲嘗爲瑒辭中庶子文帝顧謂冲  
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虞寄自閩還朝文帝謂劉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雖  
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  
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  
勅用寄寄人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



翰相頌乃令以師表相助也

陸繕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較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開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

顧野王宣帝太建中爲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遷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陸瓊爲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涉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宣帝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

後魏車路頭代八也道武時以忠厚選給東宮爲明元帳下師

谷渾明元時爲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選給事東宮盧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太武親愛

李靈字虎符太武時爲淮陽太守以學優溫謹選授文成經



李敷字景文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事東宮  
盧誕本名恭祖爲給事黃門侍郎太武詔曰經師易  
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爲師於是親幸晉  
王弟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  
東將軍散騎嘗侍

陸馥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  
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  
干國之紀臣請劓頸殿廷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  
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

鄭義孝文延興初爲散騎嘗侍中山王叡麗寺當世

帝置王官義爲其傳

祖瑩太和初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孝文額  
謂勰曰蕭贖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川祖瑩  
豈非倫匹也勅令掌總書記

高諒字脩賢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  
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  
游肇孝文時爲太子中庶子以謹素敦重文雅見任  
李冲爲侍中吏部尚書時咸陽王禧自冀州刺史朝  
京師孝文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爲世  
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蔓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



欲爲置之以嘉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東宮  
既建拜太子少傅

楊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宣武時解褐奉朝請於  
時皇太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  
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

崔光宣武延昌初爲中書監帝幸東宮召光與黃門  
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  
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  
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傅之意令孝明拜光又拜辭  
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

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  
拜惟西面拜謝而出

裴伯茂西魏出帝末與中以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  
伯茂爲文學

北齊李鉉爲太子博士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  
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諸晉陽時中山石曜北  
平陽絢北海王暕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  
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李渾文宣太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  
少傅皆以爲榮



封孝琰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

王暕孝昭皇建初爲丞相從事中郎時百官請建東官勅未許每令暕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尊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暕以局司奉重綬皇太子釋奠又燕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嘗舒慢也暕淹雅有器度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暕與清河崔瞻頃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暕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可移吾弟不負義方郎祿位嘗亞舍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暕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嘗山公演友

崔瞻爲征虜將軍孝昭踐祚皇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

馮子琮爲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

孫靈暉後主時爲潼郡太守天統中勅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



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  
爲猖蹙靈暉惟默默憂賴不能諫正綽欲以管記馬  
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  
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  
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爲榮  
後周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西魏大統十  
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默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  
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  
戲狎

隋蘇亮初仕西魏文帝爲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

王武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  
豈可爲秦州司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  
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

尉遲運初仕周明帝爲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  
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輔  
弼之於是以前運爲右宮伯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  
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  
李徹字廣達初仕周武帝爲左武衛將軍後入隋及  
煬帝爲晉王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  
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帝謂侍臣曰安



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  
顏之儀初仕後周明帝爲麟趾殿學士稍遷司書上  
士武帝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太子侍讀  
明克讓高祖受禪拜太子舍人率更令于時東宮盛  
徵天下才學之士至于博學洽聞皆出其下  
褚亮初仕陳爲尚書殿中侍郎開皇中陳亡入京文  
帝詔亮侍游東宮爲太子學士  
蘇孝慈開皇中爲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  
頗知時政帝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于是  
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

張虔威字元敬開皇初煬帝爲晉王出鎮并州盛選  
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  
河內張衡俱見禮晉邸稱爲二張焉

徐孝克凌之弟也煬帝爲皇太子文帝以孝克爲國  
子博士侍東宮講禮傳

宇文述開皇中爲右衛大將軍及晉王爲皇太子以  
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文帝以述素貴遂進  
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

柳謩之大業初爲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  
注望以齊王當立帝亦重王府選拜爲齊王長史帝



法服臨軒命齊王于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  
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謩之詣齊  
王所西面立宣勅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  
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旻等從內  
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  
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君子  
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  
言惟國及身敗無日矣吾授勅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謩之從事一如子  
相也又勅謩之曰今以卿作輔相齊副朕所望也若

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

唐李綱初爲太子詹事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  
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頰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卿  
爲何潘仁長史何乃蓋爲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  
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  
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  
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  
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  
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勉



弼我兕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杜淹武德末隱太子誅後擢爲御史大夫判太子詹  
事詔東宮儀式薄領並取淹節度至貞觀初爲散騎  
嘗侍行太子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  
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  
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約今既委  
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  
于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王珪爲禮部尚書魏王泰師太宗嘗謂侍臣曰古來  
帝子生于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  
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  
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  
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孔穎達爲給事中以正直稱庶人承乾之在東宮也  
妙選朝望爲官屬以穎達爲太子中允累遷嘗侍國  
子祭酒仍侍講東宮

于志寧爲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  
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  
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正道



無使邪僻闕其心勉之無忘當彌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

房玄齡爲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叶力卿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彌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爲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

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具食思治虛已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申其雅尚用虧彝典便可斷表即令攝職

魏徵爲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中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後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耶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

馬周貞觀中爲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



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簡較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

長孫無忌爲司徒定策立晉王爲太子太宗以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爲傳保制曰明兩之重寔固宗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于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秀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鍾鼎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宣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

事知無不爲必能厲茲六行審喻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子賓客

李勣爲兵部尚書高宗踐儲宮以勣爲太子詹事兼右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勣曰我兒親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

來濟爲考功員外郎時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



遂以濟爲之仍崇文館直學士  
敬播爲著作佐郎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  
官初置極爲清望

韓瑗高宗顯慶初爲侍中時代王必爲皇太子瑗與  
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爲皇太子賓客又  
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爲太子太傅

劉仁軌上元中爲左僕射雍王爲皇太子仁軌與右  
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郝處俊並爲皇太  
子賓客

王方慶爲麟臺監中宗立爲東宮方慶兼簡較太子

左庶子則天聖曆二年正授左庶子俸料同職事三  
品兼侍皇太子讀書

崔融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  
融爲侍讀兼侍屬文

劉禕之爲中書侍郎轉相王府司馬高宗謂曰朕之  
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耳

元讓高宗末爲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  
宗居東宮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  
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



見也

源乾曜司刑太嘗伯直心之子開元初邠王守禮府僚吏有犯法者玄宗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嘗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玄宗甚悅之乃拜少府監兼邠王府長史

潘好禮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六年二月詔曰分命諸王典於大郡諒存公道以鎮淳風邠王稟性頗寬馭下不肅且復簡貴未詳倫理故選剛直任之端寮王家奴客等有違法綱者長史潘好禮隨事簡較科

夾若王有何怪仰好禮具狀聞徹王歷魏隴襄滑晉等州刺史時皆擇首僚以持綱紀好禮與源乾曜袁嘉祚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

郗嘗通爲國子博士開元六年皇太子及邠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以左散騎嘗侍褚無量內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玄宗覽之曰吾知無量意矣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髫巾須聞詩禮宜于儒官中選德行耆宿三五人入閣教授俄以嘗通國子博士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邠王已下侍讀



賀知章開元中為散騎嘗侍時肅宗為陝王天性偏辭典麗玄宗甚愛之詔知章與潘肅呂向皇甫彬邢璣等侍讀韓擇木侍書

孔述睿德宗建中初為諫議大夫會有詔東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胄之禮乃以述睿為太子侍讀

徐岱貞元初以前京兆府功曹為膳部員外郎陸王已下侍讀歲中遷水部郎中皇太子侍讀兼舒王已下侍讀

馮伉貞元中為醴泉令韋渠牟薦給事中充皇太子

諸王侍讀崔辛自茅山徵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讀  
直新名也

歸登貞元末為兵部員外郎皇太子侍讀順宗即位遷給事中元和四年憲宗冊皇太子與呂元膺俱為皇太子侍讀詔曰輔翼元良教諭成德使目睹正事耳聞正言形于施為漸于心術非齊莊忠愨之士不在茲選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並踐履端方行義修潔通於經訓而得其要達於教化而蹈其中侍講承華師範盤石訪乃公議副予精求並可充皇太子諸王侍讀



李逢吉爲給事中元和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

常綬爲屯田郎中元和九年八月以爲職方郎中乞皇太子及諸王侍讀

薛放爲兵部郎中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旋充皇太子侍讀

呂元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大舉其職及出爲同州刺史乃入謝帝訪以時政元膺抗辭直對無所阿諛帝察其忠蓋命復守舊官加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

丁公著爲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元和十一年九月改爲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侍讀

庾敬休爲戶部侍郎文宗太和六年以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又以太嘗少鄉鄭肅守本官兼魯王府長史以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魯王府司馬魯王帝之元子帝以年幼思賢傳輔導之時魯王傅和元亮因侍制召問事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帝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有是命崔楠爲中書舍人太和九年二月以楠及考功員外



郎史館修撰蘇滌兼充皇太子侍讀

王起為兵部尚書判戶部事太和九年七月以起及

翰林學士太嘗少卿知制誥陳夷行並充皇太子侍

讀仍每五日一入長生院對皇太子

劉仲武為國子監四門助教開成元年十二月仲武

充奉諸王講讀

橋庶為河南府緱氏縣開成二年四月以庶為諸王

講讀與劉仲武更入教授

韋溫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五月以溫充皇太子侍讀

竇宗直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皇太

子侍讀

周敬復為禮部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修撰開成三

年五月以敬復守本官充皇太子侍讀依前史館脩

撰

狄兼謩武宗會昌三年二月以兼謩兼益王傳鄭簡

之兼益王府長史制曰古者聖王之教子也皆選天

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

之才而耀明之其淮陽好政則以玄成讓兄之節而

鍾靜之前王令猷百代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與

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謩慷慨立志有表益正



席之忠以簡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不撓舉其素行權在顯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欽我休命可不勉歟

王欽若等按唐書本傳不載此事唐年補錄有此詔而不載兼謨等本官

王牘爲太子賓客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獻封事十條其三太子諸王請置師傅教導乃以牘爲諸王侍讀制曰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三師訓之繇古道也我思成人已來遭此多難師訓之義翦焉闕闕南面稱尊愧于寡昧繇是言念諸子疚于厥心擇正人爲之

傳導今丞相言爾牘老於大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大叅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爰授正卿以加峻級且旌優異往爲傳師邪蒿鮑魚勿俾登俎胄筵講肆爲惜分陰使其知東平爲善之規喜王褒洞簫之賦承萬代之業固盤石之基斯實賴於老成人也

後唐劉贊明宗時爲刑部侍郎時秦王爲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授秘書監兼秦王傅



